

浅谈主旋律创作中的真与简

——触摸《精神的力量》之“抗疫精神”

吴芸

2021年，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，献礼致敬之作不胜其数。全媒体时代之下，电视这个大屏幕在这一场正面宣传的比拼中，在去娱乐化的要求下，颇有些异军突起的感觉。浙江广电集团推出的特别节目《精神的力量》，以传扬中国共产党人“精神谱系”为鲜明主题，回望百年党史，赓续红色血脉。节目自播出以来备受关注，CSM63城市组收视最高达1.266%，同时段持续领跑，全网相关话题阅读量突破6亿，这样的成绩着实出乎人们的意料。

精神谱系，探寻的是百年时光里的红色坐标。对于如今的年轻人而言，这些至多是课本里依稀背诵过的一个个名词解释，枯燥而陌生。主旋律节目究竟如何才能让那些埋首小屏的受众投来关注的视线，让人提起探究的兴味？

一、没有了娱乐，是否就失去了观众

作为《精神的力量》众多创作者中的一员，初次接到任务，心底的忐忑不言而喻，细数精神谱系中的这些精神：红船精神、井冈山精神、长征精神、遵义会议精神、延安精神、西柏坡精神等等，如何将枯燥乏味的党史进行生动展现，并且是在去娱乐化的要求之下，这无疑是一项艰难的挑战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节目拥有一项得天独厚的优势，那就是可以充分利用影视资料，从经典历史题材影视剧中选取百年党史的诸多细节，让高度概括的精神有了基于史实创作的剧情的依托，“精神”不再是口号式的宣传鼓动，而有了扎实生动的落脚点。

然而电视剧的优劣差距之大，有目共睹，多少“手撕鬼子”的抗日神剧被沦为笑柄，好在以热度从年初延续至今的《山海情》《跨过鸭绿江》《觉醒年代》为代表的一系列电视剧，尤



抗疫精神（上）



抗疫精神（下）

其是《觉醒年代》，目前豆瓣评分已高达9.3分。这无疑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正面的启示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生活在客观世界中的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刺激，但人所感受到的只是引起他注意的少数对象。由此可见，在信息传播过程中，想方设法抓住受众的眼球是多么重要。在激烈的媒体竞争环境下，受众的注意力就是媒体创作的动力。不过，像《觉醒年代》这样一部主旋律年代剧，没有爱情没有搏眼球搏出位的元素，却依旧可以让年轻人趋之若鹜，在这一点上不禁令人感慨万千：原来讲述党史的故事也可以生动和深刻并存，真实和艺术齐驱。

由此，节目的成功不一定非得要博眼球，主旋律不为枯燥背锅，并不是只有娱乐才能让观众停留，真诚而真实地讲述历史，丰富且饱满地刻画人物，一场心灵的净化与洗涤，不亚于一阵阵无脑爆笑后的压力释放。创作者用了多少的诚意，观众是能够感受到的，即便是党史学习教育，同样可以高朋满座。

二、讲述人究竟是全篇的主角，还是配角

有了影视内容作为“精神谱系”的血肉之后，为了串联、承载起每一种“精神”主题，我们还必须通过叙事逻辑重新建构每一种“精神”主题的骨骼。在这个时候，讲述人的参与

就变得必不可少。特别节目《精神的力量》精心选择了董勇、李易峰、张涵予、侯京健、韩雪等影视演员担任不同“精神”主题节目的讲述人或寻访者，带领观众重返历史场景，解读“精神”内涵。

邀请演员作为讲述人，除了看中他们的台词、表达功力之外，自然也看中了他们所自带的流量。好不容易邀请来的演员，在每一种精神90分钟的时长中，究竟要怎么用？自然也是每个导演反复思量的事情。

以“抗疫精神”为例，讲述人陈数作为“抗疫精神”代表剧集《在一起》的主要演员，她所出演的《火神山》单元，可以说是全剧中偏弱的剧集。那为什么偏偏要选陈数作为这一“精神”的讲述者呢？演员的档期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但另一方面，正因为陈数在整个剧集中的不突出，反倒成全了她穿针引线的合理性。如果换成雷佳音，棚内讲述一结束，进入的剧情又是大段大段以他为引子，或直接就是他演绎的故事，这样的讲述人反而会冲淡观众对“精神”的领略。我们寻找的讲述人需要与“精神”相关，但同样也要与剧情保持距离，从剧情跳脱开来。他（她）的功能是直接与客户对话，打通舞台上的“第四堵墙”。布莱希特看到梅兰芳穿着西装在酒席间表演戏剧而深受启发的“间离效果”，也正是这里所需要的。

讲述者要做的是提炼“精神”的艰辛历程，是真挚的解读感怀。只有淡化了讲述者这一角色，才有可能跟着他，进入“精神”的故事之



中。比如，“长征精神”中的张涵予语言精干历练。他质朴铿锵的讲述，串起了“半条被子”“一张法文地图”“一块豆腐”等8个长征中的故事，引领观众进入到那一段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岁月之中，不知不觉间90分钟的时间一晃而过。

同样，在“抗疫精神”中，陈数也不是主角，在主舞台的下方，专门摆放了3张小沙发。讲述的间歇时间，陈数就会坐在其中一张小沙发上，此时她有着一个更重要的身份，那便是聆听者。我们希望能淡化陈数作为大明星的身份，把她作为一个和我们一起经历了这场巨大灾难的普通人来处理。除了剧集之外，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在这场疫情中，用他们的臂膀扛起“抗疫精神”的医护人员、外卖小哥、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等这些不平凡的平凡人身上。我们把和剧情有关联的亲历者也请到了演播现场，把主舞台留给了他们，请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。陈数和电视机前的我们一样，都是一个聆听者。这是一场由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挺身而出、逆风前行才赢得的胜利，所以也只有他们和他们的故事，才是这一精神真正的主角。

所以，明星演员自然是亮点，但最终能吸引人的，还是故事化的表达，以及人的故事。

三、演播厅讲述故事的方式是否已经落后

《精神的力量》节目形态是讲述者+影视剧集的内容。对于外景寻访来说，讲述者的参与，配合历史遗迹，自然会增强可看性。然而除了7支团队全部在外景完成之外，另有7支团队以棚内摄制为主。棚内导演最大的顾虑是，演播厅单调的讲述，是否已是落后的手段？

2008年初，辽宁电视台携手著名演员王刚打造的一档品牌栏目《王刚讲故事》，以“一样的故事，不一样的讲述”为标签，引燃了一大波演播室故事讲述节目的热潮。2009年2月，北京电视台推出了纪实栏目《档案》，由一个极具个性化的主持人现场讲述，还把幻灯机、16毫米放映机、影像资料、图片、道具、历史器物等，都变为故事讲述的必要环节和故事推进的关键手段，把以《王刚讲故事》为代表的这一节目形态推向高峰。

如今，当央视业已推出《典籍里的中国》

把戏剧舞台搬上屏幕，融合“历史空间”“现实空间”，在历史空间中采用影视化拍摄手法，结合环幕投屏、AR、实时跟踪等舞台技术对典籍故事进行可视化呈现，技术运用之丰富，堪比满汉全席之时，我们还只是一个舞台，一个讲述者单纯讲述，这样寡淡的形态是否会被观众厌弃？

在演播厅里，除了讲述人主舞台的搭建，我们还配备了两边的侧舞台作为情景再现区域。比如，“特区精神”中的讲述人印小天，不断地穿梭于几个情景再现的场景中，通过情景再现区域，将讲述与剧情自然衔接过渡。

然而更多的时候，演播厅讲述的部分采用的是最简洁的黑色背景。都说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，毕竟我们这是在做一个去娱乐化、去主角化的主旋律节目的尝试，宽阔的舞台只有一束光、一位讲述者。摒除多余的画面，或许才能更清晰地听清历史的脉动。有时候大道至简，确实不必太复杂了。

日本有一部专为4岁以上儿童拍摄，对孩子进行思维认知和美育启蒙的专题片叫《啊！设计》，形式非常简单，就一个惊讶、赞叹的语气词“啊”，不但可以成为主题曲，也可以成为设计的主题。在每一集中，它必有一个“拆解”的单元，不论什么东西，吃的蔬菜、水果，穿的鞋子，用的自行车、计算器，凡是所见之物，它都用了最笨拙的方式，一点点拆解、排队、归类，又重新复原。但就是这样一个傻得不可思议、麻烦得要死的环节，让众人惊叹，啊！原来还可以这样！节目的诚意与好坏，也在这笨拙中流露。

简与繁其实没有优劣之分，关键还是要看内容与形式是否相符。节目形式千变万化，千姿百态，说到底，还是要秉着真诚之心认真对待，无论长纪录片还是短视频，无论主旋律还是商业片，功夫花下去了，又怎会有不好看的节目呢？

（作者单位：浙江电视台钱江都市频道）

